

高等学校教学用書

普通化学教程

上 册

B. B. 涅克拉索夫著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高等学校教学用書



普通化学教程

上 册

B. B. 涅克拉索夫著

北京大学無机化学教研室

南开大学無机化学教研组譯

北京工業学院無机化学教研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書系根据苏联國立化学科技書籍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и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出版的涅克拉索夫(Б. В. Некрасов)著“普通化学教程”(Курс общей химии)1952年第九版改編本譯出,現根据1954年第十一版修訂(原書第九版和第十一版,在內容方面,基本上相同)。原書經苏联高等教育部審定为高等学校化学方面各專業適用的教科書。

中譯本分上、中、下三冊出版。

参加本書翻譯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化學系無机化学教研室 張青蓮、唐有祺、苏勉增、叶子浦、孙亦樸、傅懷冉、叶学潔、黃竹坡、叶秀林、刘元方、刘美德、王鑾、徐克敏、南开大学化學系無机化学教研組申泮汝、馬維、范秉卓、楊鈞輝、李謙初、梁正熹、黎致远、宋銀柱、刘友玖、北京工業學院化工系無机化学教研組李學同、楊玉、程光玲等同志。

普通化学教程

上 冊

B. B. 涅克拉索夫著

北京大学無机化学教研室等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琉璃廠一七〇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四号)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書名 13010·47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8/16 字數 24,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新四次印刷

印數 26,501—31,500 定價(6) 0.86

“在認識論上，正如在科學底其他各个領域中一樣，我們應該辯証地思考，也就是說，不要以為我們的認識是既成的和不變的，而要分析從無知中怎樣出現了知識，不完全、不確切的知識怎樣成為更完全的和更確切的知識。”（列寧）

第一版序言摘錄

在培养化学專家时，普通（無机）化学这一課程具有極为重大的作用：就在这門最先學習的課程中，學生的思維應該迅速地、正确地用到現代的化学方面上去。在培养其他方面的專家时，擺在普通化学面前的任务也是艰巨的。必須使这些專家对整个化学有个扼要的、正确的、现代的概念。需要特別仔細地拟定和利用一切編寫这个教程的办法，使这一教程能符合社会主义建設時期的高度要求。

顯然地，首先是應該根據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論來編寫这个教程。从下列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的引文中就可以具体地明白这一点：“在形而上学者看來，事物及其在人腦中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此的对象，它們應當個別地、彼此不相关联地被我們所研究”（恩格斯）。辯証法在研究事物及其概念時，“是从它們的相互联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运动、它們的產生和消滅過程”（恩格斯）去進行研究。“形式邏輯……是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見的东西來作形式的定义，而且只限于这一点……。辯証邏輯則要求我們走得远一些。要真正地認識对象，就必須把握与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点。其次，辯証邏輯要求將对象放在它的發展中，放在它的“自己运动”中。第三，一切人类實踐，無論作为真理的准繩，或作为对象与人类需要之間的联系的实际决定者，都要受对象底

完全“規定”。第四，辯証邏輯教導我們說：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因此，一般說來，應該認為“辯証規律不是從外而帶到自然界中去的，而是在自然界中找到了它，并把它從那裡抽出來的”（恩格斯）。

由於我們在關於物質結構問題方面的知識的迅速發展，就使我們必須改造普通化學這一教程。假如在本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理論化學几乎只從事於平衡的研究的話，那末現在重心已被轉移到解釋基本過程進行中的特徵上來了。假如以前理論的建立是以分子的剛性為基礎的話，那末今天，相反地，是以其可變性為基礎了。所有這些幾乎都沒有反映在舊型的教本中，高等學校過去的畢業生也沒有學過（他們現在是我們蓬勃發展着的工業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然而很顯然的，我們只有在善于應用最近代的理論來迅速地和全面地武裝廣大的青年專家們的情況下，才能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教科書應該這樣來編著，以便使“理論工作在武裝為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實踐者時，不僅僅跟上實踐，而且還要超過它”（斯大林）。

但是只向學生提出更深入地掌握教材的要求是不夠的，應該也給他們以達成這個要求的實際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現在得到了充分的保證，因為在中學里已把化學作為一個（占相當大的比重）必修課程。同時很顯然的，如果高等學校的這門課程在性質上和學生們所讀過的比起來沒有（或幾乎沒有）區別，而只是材料多一些的話，大學生們對它是決不會感到滿足的。

從上述情況中又可看出根本改革高等學校有關課程的必要性，而其中最急迫的就是普通化學。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在當前條件下，就是要在普通化學中掌握那些可以被直接用來解釋一般化學資料的化學物理上的成就。在學習本課程後，學生除了得到一定數量的關於事實資料的知識之外，還應掌握關於物質結構近代理論的一些定性方面的基本概念。對於非化學系的學生來說，這樣就保證了他們對近代化學

有十分充分的認識。对化学系的学生來說，这样就使他們在以后學習物理化学时有可能將注意力集中到現象的定量方面去。

当普通化学还是一門單純描敍的学科时，它的唯一的任务是从實驗中选取已知事实，并將它們系統化。所得材料用簡單的、教条式的、列举的形式，在独立、瑣碎、往往是相互間并無任何邏輯上联系的标题下叙述出來。这样就鼓励了掌握材料的死板的方式，即形式主义的記憶。

現在，当普通化学已为理論概念充分地充实起來了的时候，它的叙述方法也應該有所改变了。顯然的，必須尽可能向这个方向努力，使整个課程及其各个部分不是一些事實資料与理論条文的罗列，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所以應該不是去單純地叙述这个課程，而應該是邏輯地展开它。这在研究理論問題时是特別重要的（而同时也是比較行得通的）。將学生的認識过程与所研究的科学曾以無比緩慢的步伐走过的路程，尽可能地靠近起來，这样做是很好的。因此應該特別小心地避免急躁冒進，不要力求一勞永逸地对付过去某一問題，而把有关這個問題的一切材料“立刻攤出”。

大家知道，人們感到兴趣的东西，就最容易和最深入而清楚地被人所認識。为了使“理論之根”失掉它的苦味，因之，必須采用从相鄰知識部門中引進一系列簡短的知識到這門課程里來的办法，來充分着重地指出这个課題对人类实践的意义，使学生对这个科目發生兴趣。同时，当然應該小心地避免叙述的模糊不清，以及坚决地从教本中除去一切多余的“水”，因其存在会妨害注意力的集中。

必須使学生習慣于不單純地記憶教材，而要咀嚼教材。因此，按照学生的進度而改变叙述方式，使它逐步地謹嚴起來，这是很重要的。假如在課程开始时教材就其易懂的性質來說接近于中学基礎教本中的解釋这样做是適當的話，那末在課程終了时將解釋靠近科学論文的体裁就变得有益处了。叙述的方式應該随时要求学生頑強地鑽研教材。同

时，这样地对教材的鑽研就保證了学生掌握課業的实际可能性。

对像普通化学这样一个学科來說，叙述的清晰是起着特別重要的作用的。要使叙述清晰必須用很好地選擇和描繪出來的相当数量的說明圖、圖解及曲綫圖來保証（这在利用教科書作函授与自学之用时特別重要）。在叙述中廣泛地利用模型的办法亦可得到特別有效的結果。

只要借助于对模型的了解，就能从一开始把学生引入到近代觀念的範圍中去，并使他習慣于用这个觀点去觀察化學現象，而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地去觀察它們了。虽然，不言而喻的，对模型的了解不能包括全部化學實驗的材料与充分地反映这些材料。但在很多場合下，它們打开了这样的可能性：使初看起來形形色色的資料能系統化，并能推引出一般原理。这些原理可用來預測一切物質在給定条件下的化學变化。从另一方面說，由于对模型的了解能够使学生不去單純地、死板地了解物質的性質（像过去必然地發生过的那样），而在物質內部結構的联系中去了解。这样就創造了先決条件，以發展学生的化學思考力來替代單純地記憶教材。这一点是本課程的基本任务，因为未來的專家們必須不僅知道化学，而且主要的是要掌握它。但是要掌握它只有在这样場合下才有可能，即在課程進行后遺留在学生头脑里的不是抽象的理論以及与理論脫离的記憶的事實資料，而是生动的、清晰的、有关物質內部結構及其性質間的相互关系的情形。顯然的，这是應該努力达到的目标。

課程的編排本身应首先保証它的邏輯的發展的可能性。适用于普通化学的这种編排的自然基礎是門捷列夫的周期律。所以关于这个定律的安置問題是不可能用“或此或彼”（放在开头放在中間或放在最后）的公式來滿意地解决的。要把周期律看作基本的引路綫索，應該在整个課程中遵循它。

由于辯証法的方法論要求教材內容要具有全面性，因之就必须使本課程建立在十分寬廣的理論与實驗基礎之上。可是，不言而喻的，一

切在教程中所引述的知識，對培养不同的專家來說是不可能具有同等價值的。因此書中引用了兩種鉛字。大号字只用來排印對掌握課程中某个部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知識。小号字則用來排印一切補充材料。这些材料就個別的專業來說才是重要的，或者是基本材料的擴充和加深。後者對於可能應用此書的已經就業的專家是特別需要的：每一個高等學校的教本，必須這樣來編寫，使應用者不但在學習時期而且在進一步的實際工作中用作參考書。

兩種鉛字的引用與將小号字排成獨立的注有號碼的段落，能大大地擺脫了平常為教本所帶有的“強制批發”的性質。事實上每個教研室在編訂教學大綱時，無論在減縮教程方面（可除去整整的几節）或在擴充教程方面（可將小号字的某些段落包括在必修的範圍中），都可得到很大的機動性。就在這樣的方式下，一方面在不同的專業的學生之間，另一方面在不同才能的學生之間，特殊的“知識中的平均主義”可被消除了。

本書就是根據上述方針試行編寫的。無可爭辯的，要確切地完全體現這些方針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除了所有材料的一般的批判性的改造工作外，特別是必須將各個理論概念作重要的修訂，並尋覓在這些理論概念的基礎上解釋事實資料的新途徑。因此在書中某些地方，將按需要包含着相當多的作者自己的理論探討工作。

1934年5月

上冊目錄

第一章 緒論·原子分子學說	1
§ 1 化學的發展過程	1
§ 2 近代化學的萌芽	7
§ 3 原子與分子	11
§ 4 分子量	14
§ 5 原子量	17
§ 6 化學式和方程式	22
第二章 空氣與氧	31
§ 1 空氣	31
§ 2 惰性氣體	36
§ 3 氧	41
§ 4 臭氧	44
§ 5 化合物的主要種類	48
§ 6 純淨物質	51
第三章 關於物質內部結構的基本概念	57
§ 1 原子與分子的真實性	57
§ 2 原子結構的複雜性	61
§ 3 原子模型	67
§ 4 价鍵	73
§ 5 最簡單分子的類型	80
§ 6 分子間的力	85
§ 7 固體的結構	91
第四章 氢與水	98
§ 1 氢	98
§ 2 氢原子	105
§ 3 化學平衡	116
§ 4 水	125
§ 5 水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135
§ 6 過氧化氫	138

第五章 溶液	144
§ 1 分散体系	144
§ 2 分子溶液	146
§ 3 溶液的性质	154
§ 4 电离的假说	158
§ 5 电解质的离解	163
§ 6 离子反应	178
§ 7 水解	186
§ 8 化学和电流	192
第六章 元素周期系	204
§ 1 門捷列夫的工作	204
§ 2 周期律的发展	211
§ 3 周期系的結構	215
§ 4 电子结构的类似性	222

第一章 緒論·原子分子學說

§1 化學的發展過程 “科學的發生與發展，從頭起就是被生產所決定的”（恩格斯）。據現在所知道的，關於物質及其變化的科學是起源於埃及——古代的一個技術先進的國家。某些生產部門，如冶煉貴金屬、製造玻璃、染色等，在那裡早在公元以前已經獲得了顯著的發展。除埃及外，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也都是古代的文化中心。



圖1 古代埃及金的加工。

在埃及，化學被當作一門“神明的”科學，整個被僧侶所掌握，對普通人是嚴格保持秘密的。然而一些化學知識畢竟還是從埃及傳播了出去。它們起初經過拜占庭，然後在阿刺伯征服了西班牙後，從阿刺伯傳入了中世紀的歐洲（711年）。阿刺伯人把原來 химия（化學）一字改成 алхимия；即加上了阿刺伯語的特有字首“ал”。алхимия（煉金術）這個名稱後來還拿來表示化學發展史上的一个整個階段。¹⁻³

為了理解歐洲的煉金術的發展特點，就需要簡單地考察一下那些煉金家進行活動的環境。和古埃及經濟管理的集中體系不同，中世紀歐洲的生產極為分散，並且有着狹隘閉塞的特性。它的技術完全是基於父子相傳的秘方上面，不但對科學沒有什麼興趣，而且由於它本身的微小規模和保守傳統，也不能利用科學的材料。同時在中世紀，和東方國家的貿易則已展開得很廣泛。但是主要由於歐洲的封建割據所造成

的运输上的困难和危险，使得只能运送那些相当贵重的并且地方占得小的东西。因此进入欧洲的几乎全是奢侈品，而用来支付的唯一手段也就只能是那基本的交换的等价物——黄金。这样，炼金家的研究工作就以寻找那所谓能使任何金属变成黄金的“哲人石”作为方向了。这种工作范围狭窄的任务，使得炼金家失去了最重要的认识的工具——实践的标准，也就是失去了根据实际应用的结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假定的可能性。



圖 2 煉金家表示元素关系的圖解。

Ignis—火；Terra—土；
Aqua—水；Aer—空气；
Contraria—相反的；
Siccus—干；Frigidus
—冷；Humidus—湿；
Calidus—热。

由于脱离了实际，炼金家们的理论观点得不到发展，而停滞在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观念水平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教导说，自然界的基本起源是抽象的“要素”，就是：热、冷、干和湿。把它它们成对地组合再加上一种“原始物质”之后，亚里斯多德导出了四种“基本元素”——土、火、气和水，像下式所示：

	干		
冷	土	火	热
	水	气	
	湿		

除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几种“要素”和“元素”以外，以后的炼金家又加上了可溶性（盐）、可燃性（硫黄）和金属性（水银）。⁴

炼金家的理论设想任何物质可以由基本“要素”按照适当的比例经过简单的组合而制成。因此，对于制备美妙的“哲人石”的可能性的信心是那样广泛和坚定就不足为怪了。在寻找的过程中，炼金家们发现了许多新物质（主要是盐类），并研究出了精制它们的基本方法；炼金时

期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此。但煉金家对自己工作的成果保持了最嚴格的秘密，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不能獲得其中的許多科学遺產。⁵⁻⁸

在十六世紀初，煉金術產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在一系列欧洲主要國家內所开始發生的社会結構的改变則是这种变化的先決条件。生產



圖3 煉金家的實驗室。



圖4 煉金家的符號。

力的發展突破了封建制度的狹窄範圍，急劇地加強了年青的、當時還是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影響；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就要利用一切辦法來促使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促進貿易。有了廣泛交流經驗的要求，也有了進行這種交流的可能（由於印刷術的傳播）。同時，主要由於醫藥和日益擴大的工業中的問題所引起，生活本身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來。

以煉金術的改革者而出現的有巴拉塞爾斯（Paracelsus, 1493—1541）和阿格利柯拉（Agricola, 1494—1555）。巴拉塞爾斯曾寫過：“化學的目的並不是為製造金子和銀子，而是為了製造藥劑”。他認為物質是由三種元質依不同的比例組成的：鹽（肉體）、水銀（靈魂）、硫黃（精神）。疾病產生的原因是有机體中缺乏上述三種“元素”之一種。因此，為了治病就要在人身體中注入所缺少的“元素”。這就使醫學從使用有机藥

品轉而使用無机化合物。巴拉塞尔斯成功地医療了一系列的病症，促使許多医生参加到他的学派中，并对化学發生了兴趣。而化学因为有了实际的应用，它本身的發展也得到了有力的推动。

阿格利柯拉的工作是在采礦和冶金方面。在他的巨著“論金屬”中，他搜集并概括了在他以前所積累的全部生產經驗（主要是捷克的工業），并將他本人的一系列觀察和研究补充進去。阿格利柯拉的著作作为冶金学方面的基本参考書，先后达二百年之久，其中所提出的几种礦石檢驗方法到現在还被应用着。



圖 5 阿格利柯拉書中的圖画：礦藏勘測。

阿格利柯拉及其追随者的工作的直接結果，就是使欧洲工業掌握了当时的先進生產方法。就在十六世紀，中歐西欧各國開始了生產的迅速擴張。在这同时，完全独立的、和煉金家觀念沒有任何关系地發展起來的俄罗斯工業开始成長。有証据可以証明十六世紀时在莫斯科大公國有着相当規模的熔鑄金屬、熬鹽、制碳酸鉀、硝石、火藥等等工業。



圖 6 阿格利柯拉書中的圖画：銀的加工。

到十七世紀，化学實踐已超过了停留在煉金家觀念水平的理論了，矛盾已不能再保持下去。亞里斯多德的体系久已成为科学發展的障碍，应当把它除去。在 1661 年起

來反对它的是波义耳(曾确立有名的气体定律 $pv = \text{常数}$)。波义耳在自己的著作“怀疑派的化学家”里，給了炼金家的觀念以毀滅性的批評。

然而波义耳虽然反駁了炼金家的觀點，却提不出新的一般性理論來，而隨着实际實驗材料的積累，对这样的理論的需要正感到日益迫切。由于和化学联系最密切的是冶金，所以化学家的注意力也就主要指向燃燒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的研究这一方面。根据在这些問題方面已有材料的綜合，產生了新的一般性化学理論，它是在 1700 年左右由史塔尔(Stahl)發展成的。

根据史塔尔的理論，任何能燃燒或氧化的物体里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物質——“燃素”(注：希臘文“αὐγῆστος”——易燃燒的)；当燃燒或氧化时，物体就失去它。这两种过程的本質就是失去燃素。在被氧化的物質(例如礦石)中加入含有燃素的物質(例如煤)，可以得到未氧化的物質(例如金屬)。用这一觀点解釋各式各样的燃燒和氧化的反应时，燃素學說統一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闡明了当时所積累的几乎全部實驗材料。此外，它引出一系列新的問題，要求科学研究。在燃素學說时代，还發現了大多数的气体，并对各种金屬、氧化物和鹽也做了詳尽的研究。然而燃素理論的主要功績是徹底地清除了亞里斯多德的陈腐觀念。

燃素理論的基本困难就是在于：所有被氧化的金屬总是比未氧化前要重些。但是这和預期的恰好相反，因为当被氧化时金屬应当失去燃素。曾企圖用燃素有“負重量”來說明重量的增加，但这顯然是太不足信了。在無數試驗中從來沒有見到过任何一次能够分离出燃素來并加以研究的。日益增多的新發現或是不能和这理論相符，或是要借助各种补充假定才能和它相符，而这些假定又是和这理論的基礎相矛盾的。因而最后燃素理論在統治了几乎百年之后，就从科学進步的因素一变而成为科学進一步發展的障碍了。

补充

1) 根据发掘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城市时所发现的用楔形文来写的碑表上的记载，可以确定在这地方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从砾石中提炼铁、铜、银和铅了。所获得的金属有一部分经由海运出口到其他国家去。根据所有的证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技术文化是和埃及的密切相联的。

在中国和印度，各种的化学生产部门也是早在公元前很久就已存在了。特别是印度学者卡悌奇拉(Каутчай)（公元前三世纪）的著作，包含了一系列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的记载。中国学者魏伯阳（汉代，二世纪人）的“参同契”则是特别有关炼金术的名著中最古的。在中国，想从其他金属中制取黄金的企图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就有了。

2) 古埃及的科学发展，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终于在亚力山大城建立起一座科学院来。像欧基里德(Эвклид)、阿基米德(Архимед)、托勒玫(Птоломей)等著名学者，都是那里不同时期的院士。为了形容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科学机构，只需指出仅是那里的图书馆就藏有多达七十万卷的手抄稿。谢拉比斯(Серапис)庙是为研究“神圣的藝術”——化学的专门建筑。

在公元891年，亚力山大科学院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某些建筑物（尤其是谢拉比斯庙）受到了宗教狂信者的破坏，图书馆也被焚毁了。此后，不少学者就从亚力山大迁移到都吉沙尔堡(Джунди-Шарпур，伊朗南部)，那里在公元四世纪时也已建立起科学院。

上述的两个科学院一直存在到公元639—640年，那时阿刺伯人征服了埃及和伊朗，徹底毁灭了那两个科学院。从科学院里创造出来的科学遗产没有完全流传给我们。但其中一部分被阿刺伯人所掌握，然后输入到欧洲大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埃及文化在更早以前经过君士坦丁堡输入到欧洲；这座城市从396年起成为版图横及埃及和希腊的拜占庭皇朝的京城。大家知道的，其中有着希腊人左世玛(Зосима，四世纪)的特殊百科全书，它包含着用密写下的某些化学操作方法。

3) 第一位卓越的阿刺伯炼金家是查比尔·依本·盖安(Джабир ибн Гайан, 721—815)，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中他是以盖倍尔(Гебер)这名字著名的。他发现了硝酸，并且还制备并研究了许多盐类。他的关于炼金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十书”和“论毒药”。和后来大多数炼金家的著作相反，这两本著作都是用简单明确的文字写的。

4) 亚里斯多德的图式中的“基本元素”，还在他以前就由希腊哲学家安比德克罗(Эмпедокл，公元前490—430年)提出来。几乎同样的观念在很早以前就在中国产生了。还在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古中国的手抄稿中就提到了五种“基本元素”（五行）——金、木、水、火、土。

“最古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恩格斯）。亚里斯多德给了自然科学特别巨大的影响。作为古代最大的霸主——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纪元前356—323年）的教师和朋友，亚里斯多德有着难能可贵的机会从各方面去認識当时最先進国家的文化。他的無数著

作綜合概括了他那时候科學知識的全部总和。后来的天主教会把亞里斯多德的智慧奉为“神明”，把它認作無可置辯的权威，在整个中世紀，他的著作也就被当作权威看待。“僧侶殺死了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的活的东西，而使死的东西得到了永生”(列寧)。

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只要它們的組成彼此相近，所有金屬都能互相轉換”。就是根据了这个論断建立起煉金家对于从其他金屬制取黃金的可能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5) 中世紀卓越的煉金家之一是著名的塔吉克学者依本辛納(Ибн-Сина, 980—1037)，在欧洲的文献中他是以阿維真納(Авиценна)这名字聞名的。有如关于金屬性質的煉金家學說，就是他發展的。依本辛納寫道，每一种金屬都是由汞和硫組成的。汞是金屬性質的载体(光澤、可熔性、延性等等)，而硫則和金屬在火的作用下的多变性有关。根据这些“基本元素”的相对分量，可有各种不同的元素。由此可見，汞和硫是被煉金家当作一定“要素”的代表者而不是当作真实的物質來看待的。

6) 欧洲最著名的煉金家有阿尔貝特·馬格努斯(Albert Magnus, 1193—1280年)、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年)和雷蒙特·魯爾(Raymond Lull, 1235—1315年)。罗吉尔·培根在他的著作“煉金家的圖像”里，曾給煉金術下了一个定义：“煉金術就是一門敘述如何制备某些灵藥的科学，当这些灵藥被投在金屬或不完美物質上的时候，能够在接触的瞬间使后者变成完美的”。

7) 大部分中世紀煉金家留傳下來的著作是用相当模糊的字句記述的，其中化学充滿着神秘的色彩，以致常常变得完全無法解釋。我們在这里举出一个比較不算最复杂的制造“哲人石”的配方为例：(1)我們用物体和水銀作用得 A。(2)把 A 加倍加热，令其濱臘并消化。(3)經濱臘、消化后，放置之。(4)放置后，再分割之。(5)分割后，再提純之。但究竟 A 和“物体”所指的是什么，却要留給讀者們自己去猜想。

8) 煉金家受到傳統因襲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下面有趣的事實得到說明。在公元十六世紀的时候，煉金家已經知道了金屬鎘，但是他們長期地拒絕承認它是金屬，因为在天上已沒有更多的行星和它相对应。事情是这样：煉金家認為由埃及人發現的七种金屬是和太陽系的七大行星密切相关，不能分开的：

金	銀	銅	鐵	錫	鉛	汞
日	月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水星

这种妨碍承認鎘是單个金屬的情况是由于天文学(星占学)对煉金術的巨大影响所造成，它給予許多煉金操作和煉金家的著作以神秘的性質。

§ 2 近代化学的萌芽 作为一門精确的科学，化学还是在燃素理論占完全統治的时代誕生的。它的產生的更确定的時間，可以認為是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当时 M. B. 罗蒙諾索夫在理論上發展了分子-原子观念(1741年)，并第一次表述了質量不減定律(1748年)。这一基本